

正義的鐮刀

※

爲了復仇，我背棄家園，尋找那奪走我一切的人。

黑暗的斗篷之中---殺氣奔騰；

巨大的鐮刀尖刃---電光火石；

冰冷的眼眸深處---血絲瀰漫。

身旁，卻是凜冽的寧靜。

化做賞金獵人的死神，

獨自穿梭在聯結地獄與人間的時空之門。

—— 網友《地獄死神》

畫面中間是一個身穿黑衣的男子，手上挾著把一公尺長的改裝鐮刀，亮晃晃的刀鋒像一排整齊的白牙，閃在咧嘴的巷道裡。巷道裡樓房陰影親密地躺著，安靜的聽不見聲音。背對鏡頭往前疾行，頭頂微禿，像戴著白色王冠的死神奧西里斯，男子一個瞬間就沒入更深邃的暗裡。沒有人看清楚他的樣子。

新聞台這幾天強力播報畫面裡的男子，是被媒體封爲「鐮刀死神」的殺人兇手。該名男子陸續犯下殺人罪行，據新聞報導，這些被害人的身份分別是建商、立委、政府官員。而他們皆和幾年前一件重大的工程弊案有關。

當年，十幾名工人因執行公務罹難，卻因資金掏空，無法得到應有的賠償。相關人士早就一一遭到法院起訴，官司纏訟多年，至今遲遲沒有定案。那時，在媒體大肆披露之下，社會輿論一片撻伐。

隨著訴訟來回一拖，媒體早失去耐心，帶著觀眾去開發新的聳動事件去了。那些眼睛哭得紅腫，抬棺抗議的勞工眷屬，最終也抵擋不了屍體腐爛的速度，取得社會公義之前，草草將死者下葬了。

如今，鐮刀死神的屠殺將這件殘案自社會安定的假象中拉扯了出來。沒有人能置身事外，尤其那些收刮民脂民膏，牟取不義暴利的資產階級，莫不人人自危。官方發言人大力譴責了這名男子殘暴的罪行，並對社會公開宣誓一定在一個月內將這兇手逮捕到案，以平息民眾恐慌的情緒。

流傳在坊間的卻是另一種聲音：鐮刀死神是正義的化身，是遲來的公理。鐮刀死神是人民的英雄，他冒著極大風險，替人民掃除社會敗類。一時之間，鐮刀死神彷彿是從黑暗底層投射出來的光，照亮了人們心裡的善惡之牆。

而對我來說，鐮刀死神手上拿著的那把長鐮刀，無論如何都是正義的象徵，是我們家族光榮的印記。

阿公一生都在打鐵。

我們住在兩條溪之間的平地，一個叫做潤仔壩的地方。老街溪和新街溪就像兩條強壯的手臂，將我們緊緊懷抱住。阿公說，清朝時代這是通往淡水和竹塹的

中途站，那時遠客雲集，人畜興旺，形成一個熱鬧的市集。

以前店舖就開在新街廟前的廟埕旁，阿公說，我們客家人曾經在此和閩南人發生鬥爭。「以前的時代，奸詐的閩南人總是想佔我們客家人的便宜！」阿公心目中，客家子弟秉持義民爺的精神，永遠是正直重義的老實人，和擅長經商重利的閩南人不同。就連到外地工作多年，我未曾謀面的爸爸，阿公都說：「你爸是被閩南人騙走的！」

我出生至今從來沒離開過新街。

除了每年農曆七月二十的義民節活動「賽神豬」之外，從沒看過新街熱鬧的光景。據阿公說，現在最熱鬧的市區其實是老街，新街是因客家人躲避竹塹戰禍才興起的市街，後來居此的傅性商人去世，家道中落，商店才又紛紛搬回老街。新街遂又沒落下去了。

阿公病危那幾個月，常嚷嚷被霍霍磨刀聲吵得睡不著覺，但直到阿公去世，我沒在廟附近看過一家製作鐮刀的打鐵店。阿公記憶裡，那一條條燒得通紅，滋滋作響的烙鐵，始終是他生命中最滾燙的歷史。於我來說，卻是家族最冰涼的回憶。

沒有人能知道鐮刀死神的身份。每個人都在揣測他的出身。

而我非常懷疑他可能就是失蹤多年的爸爸。原因是來他手裡那把鐮刀的刀刃，上面刻著專屬於阿公的商標。小圓圈裡面，裡頭刻著我們的姓氏，那是阿公藏在祖先牌位底下，最後一把手工打造的鐮刀。

打出好鐮刀需要的除了好功夫，還要有質地良好的鐵。那個鐵路剛開通的年代裡，阿公常夥同店裡的學徒們，趁著深夜去偷拆鐵軌。鐮刀死神手上拿的那把就是阿公冒死偷回來的鐵，所打製而成的刀。這把刀，阿公甚少使用，只有在我生日的時候，他才拿出來細心上油，允諾要把這刀傳承給我。上過油的鐮刀比新的還新，在我們矮小的房子裡透出冷斂的光。

但鐮刀就在阿公過世，房子整修完成後無故失蹤。親戚們沒有人在意此事，因為鐮刀在這個時代，已經沒有改變世界的 ability 了。鐮刀彎曲的角度，在農業活動沒落之後，緩緩頹軟下去。

※

終於，他就站在我的眼前。

潔白的羽翼；飄逸的外袍，及頭頂閃亮的光環。

散發著祥和、溫柔的氣息。

黑暗的斗篷，深灰的鐮刀。

殺氣和怒火的交融，譜出了寧靜的樂章。

風，徐徐的吹著。吹來的，卻是血紅的雲朵。

_____ 網友《聖戰》

沒有人知道，屬於我的一把鐮刀早就勃起，而它確實帶給我一個比任何人都要豐收的青春。

我隸屬於神族，角色是 Osiris，擅用的武器是鐮刀。遊戲裡面，我的過去和未來都是被設定好的關卡，只等著我突圍。我來自地獄，降臨於世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以手中的死神鐮刀，收割眼中獵物的靈魂。

阿公的鐮刀是正義的象徵。

阿公的前半生，中壢大多數土地利用還是農田，那時是鐮刀生產的黃金時代，阿公說他天還沒亮就會被隔壁店舖的打鐵聲吵起來，鐵匠們都拚了命似地打，唯恐自家商號的鐮刀不敵田間強韌的野象草。打鐵是爲了證明自己。阿公從眾多學徒中脫穎而出，他說他命最硬。

臺灣光復後，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，所以在民國五〇年代，鐮刀就成爲農民必備的日用品及生財工具。

「那時，家家戶戶都買鐮刀，市場熱絡，你爸就偏不跟我學打鐵，跟塘邊那幾戶閩南孩子打的火熱。有天放學回來，就跟我說要去外地打拚，不做死板的鐵匠，也沒問我同意，隔天一早就看不見人影。「你爸是好孩子，都是那些個閩南人拐走了他！」阿公的族群意識相當清楚，具有強烈的排他性，或許是認爲閩南人老是仗勢欺人，不願和他們打交道。即使政府曾強制禁說母語，他仍堅持用客家話表達自己。

阿公打製的刀，在全台各地銷售，警局甚至還大量訂購作爲武器。他說這是一種榮耀，也是一種羞辱。因爲阿公永遠忘不了，他師傅於 1951 年七月的某日，被幾名腰間掛著刀的巡察以叛亂之名誣陷。那次事件中，許多他師傅相交甚篤的友人，也莫名其妙地銀鐐入獄。

阿公其實不能明白師傅和他一群教師朋友的犯的是什麼罪。他只覺得他們都是善良之人，常常聚集在一起，秘密討論著些無人能懂的學問。那時阿公就下定決心，以後也要讓自己的後代，像師傅一樣識字，能做學問，才有出息。

最後，阿公的師傅被叛槍斃，枉死在草莽遍佈的青埔仔。

對照那段血淚史，阿公總是聲稱日本仔的武士刀也沒什麼厲害，新街鐵匠隨便一個打的刀都更鋒利。鐮刀業隨著土地的開拓，隨著埤塘的興建，隨著農業進入前所未有的蓬勃期，阿公遂找到生命豐潤的所在，能夠以鋒利的想像，在記憶的戰場上，找回台灣人的信心和尊嚴。

我對我爸的印象，像趕不及鐮刀收割的盛世，都是阿公口述歷史的部分。

爸到底去了那裡，阿公至死都沒交代清楚。

鐮刀死神再度現身電視之中，這次他卻違反正義原則，姦殺了一名少女，並將少女棄屍荒野。電視台不斷播放手握鐮刀的黑衣男子，對著鏡頭耀武揚威的畫面。沒有人注意他手上那把改裝鐮刀，失去了家族的姓氏。

社會輿論因此開始大肆譴責鐮刀死神。而我對著挑釁的鏡頭微笑了，因為我知道他是冒牌死神。就像我熱衷的遊戲裡，扮演死神角色的人多不勝數，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最厲害，能看透命運的唯一死神。

但我知道，我和他們不一樣。家族傳承的神聖使命下，我把自已定位成正義的死神。我身上流著的是阿公滿腔熱血，只有我是正義的化身。在這好惡分明，公道淪喪的世界裡，無論對手多麼強硬，我耗盡心力，不眠不休都要將邪惡剷除。

革命是必要的。即使犧牲，或被犧牲，也是必要的。

阿公唯一一次和閩南人站在同一陣線是民國六十六年地方選舉開票。爲了抗議警察機關包庇，阿公暫且放下族群情結，把他堆在農舍裡的幾十把長鐮刀，借給了平日他拒絕往來的閩南人。

他們計畫包圍國小對面的中壢分局，以爲心中支持的候選人發聲。情緒激動者甚至縱火意欲焚毀警局，以洩心頭長久累積之憤。一時之間，民眾群起效尤，以肉身鋪陳了一條革命血路。

那是阿公的正義鐮刀首次見血。

阿公說：「我不像那些瘋了的閩南人，他們拿起鐮刀就六親不認了，往警察那方向揮過去！」不長眼的刀子，沒多久就劃傷了人。鮮紅的血柱像消防隊的水栓一樣對著擁擠的人群狂噴。警察開槍示威，大肆逮捕抗議民眾。軍隊開進市區，試圖鎮壓一萬多名激動的市民。民眾在威嚇之下更加洶湧，整個中壢陷入一個歷史的場景裡。

這是繼阿公的師傅被槍斃死亡後，另一個引起當局不安的事件。只是和上一次相比，鐮刀已經劃開民眾的瘖啞喉嚨，將他們心中的吶喊釋放出來。洶湧的聲音，就像一萬名嬰孩同時誕生在世上。

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下，無法再舞弊來扶持某特定候選人。受民眾支持那人順利當選。隨後很快的，這場正義之火就被撲滅了。

「這事件過後，中壢好像再也沒有反叛的力量了！」說到這裡，阿公總是落寞的。事件過後的兩年，高雄發生類似事件，規模更大，傷亡更慘烈。從此，自由鬥士便甚少以中壢爲革命基地。中壢在後來一次又一次更壯烈的事件中，逐漸被歷史遺忘。

阿公不了解，現實生活裡大部分的人選擇妥協。而他的孫子，我，卻不斷在反叛。我以必死的決心和必勝的殺技，在死亡遊戲裡，過關斬將。我佔領了最富庶的地盤，奪取了等級最高的神兵利器。我有一把殺人無數的鐮刀。這是一把象徵自由的刀，刀有兩端，一端用來收割，另一端用來索命。

※

他突地被擲進一種莫可名狀的感動當中。那也正是他的祖先的血液，他們可以用烏銃和田膛刀，去對抗人家的機關槍與大砲，爲什麼不乾脆把皇太子幹掉呢？那不是更能表示出臺灣人不是好欺侮的嗎？他差一點就禁不住把這種想法吐露出來。
—— 鍾肇政《滄溟行》

鐮刀餵人血的那幾年，新街上的手工打鐵店早剩下沒幾間了。阿公說，不知哪個投機的閩南人發明了製作鐮刀的機器。人打鐮刀的速度比不上鐵打的機器。政府爲了要經濟發展，用一種理所當然的殘忍把每個家庭式手工的門窗關閉起來。這種脅迫，使得青年人失業，因而全部湧向工廠裡。創造出極大的效益，我們的經濟奇蹟。台灣經驗。

「那機器打鐵的速度真是快啊！一把我要打上半天鐮刀，經過機器，不一下子數不清的鐮刀一把一把順序出來。」阿公一方面讚嘆機器的先進，一方面卻堅持手工打造的，才是最鋒利的鐮刀。機器那種無情出產根本只是冷血的工具罷了。

「我們的土地需要有情的鐮刀才不會劃傷。」這是阿公畢生的信仰。但信仰終究是不敵這股鐮刀生產線標準化的浪潮。店鋪最後的幾年裡，打製出來的鐮刀全都囤積在倉庫裡，成了阿公最後的戰場。等到倉庫再也堆不下，阿公就把開了好幾十年的打鐵鋪收起來。從此，再也不打鐵了。

阿公沒意料到的是鐮刀生產方式的改變，不過是這場農業革命中渺小的一環。更大的改變是幾年之後，巨大的農業機械終於開進了田裡。土地自此承受沈重的壓力，但卻插出前所未有，筆直整齊的秧苗。「六月天公，家神牌會震動。」的情景不再，人們紛紛將腿拔離土地了。而鐮刀像是一條條退化的魚，僵死在每個農家最偏僻的角落裡。

鐮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阿公頭上的白髮，卻還苦苦等待收割。像是斷手斷腳，阿公成爲下一個機器時代的殘廢。他失去生命的核心價值。

而我來不及告訴他的是：就像扮演死神角色的有幾千萬個，只有我是正義的化身。阿公的鐮刀生產速度雖然比不上機器，正義的鐮刀卻只有阿公打的出來。阿公的鐮刀是用血淚去烙的，而我廢寢忘食是爲了正義而戰。

這個天大的秘密，阿公至死都沒參透。

在那個比真實更真實的世界裡，有好幾十個，好幾百個，甚至千萬個跟我一

樣拿鐮刀，也叫做死神的角色。但我相信我和他們不一樣，因為我阿公的那把鐮刀見過人類真正的鮮血，只爲了正義而出鞘。

而我在那個刀光劍影的世界裡，已經煉成不死之身。

新聞報導，鐮刀死神又再度復出索命。這次他又殺死了一個貪污議員。據檢調單位查證鐮刀死神就是那因工程弊案喪生的工人裡，其中一個僥倖逃過死劫的幸運者。這次畫面裡又亮晃晃出現了那把長柄鐮刀，刀刃的鮮血還沒乾透，刀柄上刻著我們家族的姓氏。

鐮刀死神殺人的目的再次引發爭議。他究竟是善或惡的化身，撲朔迷離。而我唯一想知道的是：如果他是爸爸，那麼他改造阿公手製的鐮刀，刺殺議員是爲了正義的目的嗎？

這麼多年來，爸爸究竟去了那裡？

阿公雖然未曾爲爸爸的出走做出完整解釋。但是每當我嘍嘍不再上學，課業退步之際，他總拉著我步行到附近小學旁的伯公廟，除了給土地伯公上香，更長的一段時間是默默站立在一個老舊的石火爐前。這個火爐和其他地方的很不同，幾無星火，爐外寫滿風雨斑駁的痕跡。

阿公會用他粗糙如磨刀石的手，細細撫摸爐牆，彷彿臨摹著某人的表情。或許阿公手裡的線條就是爸爸的輪廓。

「你爸以前只要不認真讀書，我就會把他帶到這裡來罰站。或是叫他去撿垃圾桶裡的紙，到這裡來燒掉。」這是阿公回憶兒子的時刻，也是我少有聆聽爸爸的時刻。站在這個阿公口中的「惜字亭」前，我努力想像爸爸少年時的模樣。但和他有關的細節彷彿秘密的字紙，在時代之火底下，燒得連餘燼也不存。

中壢沒有反叛行動後，阿公就知道爸爸再也回不來了。

阿公卻無法知道，自從他過世之後，我便也追隨著爸爸的精神，不再到學校去了。對我來說，學校是一個令人頹喪的地方，是一個不允許反叛的地方，沒有自由的地方。老師雖有堅毅的外表，可骨子裡也是服從的將領，努力想要把我們變成一模一樣的士兵。

如同阿公生命的最後一嘆，中壢再也沒有革命的力量了。

※

「不必爲我難過，其實我不在乎渺小，渺小的人，正也有渺小的事好幹的，不是嗎？」維樑臉上的陰影，很快地就消散了。 — 鍾肇政《滄溟行》

阿公身子還健朗的那幾年，新街溪早已被市政單位大刀闊斧整治成步道型的河濱公園了。傍晚餘暉落盡，阿公會步行至河畔，目送新街溪上之水緩緩流去。

我上小學的時候，自然老師還曾經帶我們到溪邊觀察，泛油的溪水以及吐墨的水草，到處是污濁的訊息。老師說：「這條溪裡的水叫做死水。」說著，一條和我身體大小相當的死豬，便從我家那頭漂了過來。同學們紛紛掩鼻驚呼。記得收隊回學校之前，我趁著大家不注意，偷偷吐一大口口水進去。心裡滿是對阿公的懷疑。

新街溪水被流傳是新街鑷刀銳利的秘方，也是將鑷刀帶出新街，流往世界的市場之海。而今，昔日盛滿傳說與神秘之水不再，醞釀而生的是上游到下游的死水。在我的記憶裡，它從來都是由廢棄物和險惡的雜草勾勒出的樣子。總是蠻不在乎的往下流去，讓我無法上溯這條街的歷史。

我出生到現在都住在新街溪河畔。從來沒離開過中壢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。但我建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，這個世界到處是反叛的氣息，以及革命的訊號。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開始，我手握一把簡陋的石製鑷刀，在自己小小的部落裡稱王，不斷併吞其他。因而創造出下一段歷史，繁盛的商周，紛擾的戰國，我終於煉出死神鑷刀。這是一個充滿正義的新時代。

鑷刀死神再度現身是在一張沒有字的遺書裡面。

一名年逾古稀與孫子相依為命的老農民，他唯一的兒子被列為失蹤人口，久病厭世，多年來已服農藥尋短數次未遂。某日，鄰居送上甜湯想請老翁品嚐，未料，老翁已氣絕在老舊的紅眠床上，身上布滿乾涸的血漬。經檢調認定，老翁身上多處傷口應是由利器所劃傷，但四周並未發現凶器，只留有一張被鑷刀割開的紙。警方初步排出自殺的嫌疑，一切證據都指向他殺。而這個他殺充滿挑釁意味，這張遺書讓鑷刀死神又成為殺人嫌疑犯。

經過調查，警方研判鑷刀割出的是一個字。那個字就是鑷刀死神手中凶器的標記，也是我家族的記號。鑷刀的製造商號通常夾在木頭刀柄內的刀面，一般人沒經驗是不會特別去注意，也看不清楚。只有阿公特製的鑷刀，才在醒目的地方刻上商標。鑷刀死神手上的那把便是如此，帶著舊時代的革命苦幹精神。

我彷彿聽見了爸爸的召喚。

阿公過世不久後，中壢也開始有反叛份子在活動了。新街廟埕前夜發生槍擊事件，幾名持槍的少年對著一個巡邏的警察連續開槍，警察身中多槍當場死亡。公園附近那家豪華的 KTV 也在同一個晚上發生少年互相砍殺的流血事件，少年之中有一名全身骨頭被折斷，腦部出血送醫不治。

我應該離開虛擬的遊戲，加入這些新興的反叛行動嗎？我一定會成為比他們更強悍的少年，因為我已經煉成不死之身。但是，我還能堅持著家傳的鑷刀來捍衛正義，發出像阿公打鐵振耳欲聾的磨刀聲嗎？

鑷刀不再是收割工具之後，就只剩索命那端了嗎？

天堂裡的鐮刀死神已經靠著殺戮，修成正果。所有子民皆匍匐我的腳下，等待我揮動鐮刀結束他們的生命。他們甘願犧牲自我，來換取死神的眷顧。我在這個世界裡，瞭解爸爸殺人的原因。沒有殺機，而是一種撫平。鐮刀也有溫柔的一面，爸爸將老農夫凋零的生命解放，做了替他扶靈的兒子。

我亦如此，終結網友虛擬的夢境。讓他們回去現實世界，讓他們不再自我沈溺。我不擇手段地掠奪、竊取死神們的鐮刀。我在這無聊的世界裡，過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生活，彷彿回到過去，那個有血有淚的革命中壢。在這個險惡的世界裡，學習爸爸，創造自己的戰場。

比起阿公手製的鐮刀，爸爸改裝的奪命鐮刀，我這把虛擬的死神鐮刀也許才是全能的武器。我廢寢忘食，堅持正義，從邪惡分身那裡奪來的鐮刀，比起過去阿公歷史的血汗還要值錢，比爸爸英雄式的新聞更令人覬覦。

化名正義使者的網友不斷提出，要用高於市場的優渥價格收購我手持的鐮刀。

※

「祂必降臨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。」 _____（聖經詩篇 72/6）

阿公被鐮刀刺死在床上的那個早晨，我才剛剛破解了網友的登入密碼，順利奪取最鋒利的死神鐮刀。連續幾天幾夜的戰鬥，我累得昏睡不醒，以致於沒起床迎接歸來的爸爸。爸爸留下一封給我的信，看到那張刻有姓氏的白紙，我就立即明白，我的時代即將來臨了。

正式成爲一個孤兒之後，我被安排到某個遠房親戚之家暫住。社工開始介入我的生活，彷彿我因爲阿公之死而承受的巨大創痛。我越是不在意，他便越覺得我很壓抑。其實他永遠也不會知道，我和阿公以及爸爸之間，共有的家族承諾。我們在各自的天空底，灑下生命的鮮血，網綁出一幅無人知曉的正義藍圖。

革命是必要的。即使犧牲，或被犧牲，也是必要的。

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。夢中，我逆行在一條乾淨的溪流上，全黑裝扮的死神乘著一艘紙船，手中握著月牙白的鐮刀，刀面上映著某男子的臉。死神剖開我的肚子，沒有血流出來。那把鐮刀瞬間變成一根肋骨，死神將它塞入我的體內，掬起溪水清洗我的傷口。溪水卻在傷口癒合之後，紅的深不見底。我繼續向上游漂著，全身都是痛的感覺。

醒來。電視報導，鐮刀死神已經落網。群眾一片嘩然，攝影鏡頭從各個角度捕捉爸爸的臉。我從來沒有那麼清楚看過爸爸的樣子。令我遺憾的是，爸爸表情木然，眼神失焦，沒有一個革命者壯烈的氣勢。社會輿論對於爸爸有不同以往的解讀，他們不再談論爸爸殺人的動機，只瘋狂譴責殺人的行爲。

社會是健忘的，遺忘了中壢事件，甚至重新詮釋了每個歷史。爸爸此刻只是一個罪該萬死的連續殺人兇手。

激動之餘，我決定走出中壢，走出歷史的陰霾，去逆轉家族的命運。也許我無法用言語解釋爸爸的無罪，但是我還可行動，我的人生才剛開始，我將是正義的鬥士。我要解救爸爸。為此，我願意將死神鐮刀售出，以取回一個真實的人生。

虛擬的世界裡，永遠有超越時空的殺戮，正義只在勝者那方。爲了勝利，我不擇手段奪取了無數兵器利刃。弱者的哀嚎是催情的特效，半邊螢幕閃過的血痕令人震撼。這是一個無明的世界，我在這裡尋求聲音與憤怒。

正義使者買下死神鐮刀之後，會像我家族的人一樣，用生命磨亮正義的刀刃嗎？

我和使者約在惜字亭前面交易，信物就是阿公遺留下來未開封的鐮刀。我按約定時間到達地點。剛修建好不久的新街廟宇，車流通過の間隙，我彷彿聽見當年磨刀霍霍的聲音，身子甚至開始發熱，像一支剛打好的鐵條，等待接下來的挖溝、截斷、過火和冷卻。

對於阿公來說，我或許就像他親手打製的一把鐮刀，爸爸離家，阿公用半生灼熱了我的生命。惜字亭的火爐，生鏽的口，卻無情地回絕了我。

正義使者依約赴會，穿著駭人的黑色警裝。比死神更像死神。他拿出我沒見過，說是正義的手銬，喀嚓一聲將我的雙手銬住。他說他已經追蹤我很久了，我涉嫌在網路遊戲上竊盜別人的寶物，妨礙遊戲的公平和正義，網路遊戲公司不排除對我提出告訴。

我帶著家傳鐮刀，沿著河濱步道拼命逃跑。他一路吹著警哨，揮舞著警棍，在後追趕。最後，我跳進了新街溪裡。溪水少的可憐，底下是滑溜的石子，完全沒有多餘的空間讓我藏匿。我拿起鐮刀，對著身體記號。劃下我家族的商標，我正在革命中途。溪水面上，一隻黑色污泥捏成的的獸嚙下我的鮮血，彷彿這條溪裡不曾存在我的血。

「祂必降臨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。」社工教我的每日晨禱，成爲我的輓歌。親愛的爸爸，這個世界只能順流而下。在最泥濘的地方，我一點兒也不清楚，有沒有人會在意我的死亡。或者，有沒有人會相信我需要一個全新的開始。